

搓棒子

崔治营

天黑了,一道月牙挂上天边,天幕在它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干净,稀稀落落的星星就像一只只淘气的眼睛,眨呀眨的。路边的太阳能路灯如得了号令一般,刷地都亮了,整个村子沐浴在了它们柔和的光里。

街上遛弯的人渐渐多起来了,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走着走着,忽然前边传来一阵机器的声音。近了,原来一户人家在给棒子脱粒儿,只见拖拉机前的传送带哗啦一转,黄澄澄的棒子就争先恐后跑进了与拖拉机相连的脱粒机。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将一大堆棒子脱完了粒儿。未及我发表感慨,忽然身后传来一位长者爽朗的声音:“现在多好啊,连搓棒子都不用人工了,真让人心里敞亮。”

是啊,现在多好,这句话就像一阵春风吹进我的心坎里。可是以前呢?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到了小时候冬天的夜晚。

那时候的冬夜,天幕也很干净,星星也很明亮,但村子却是黑的,而且很寒冷。街上没有一个人闲逛,家家户户的小窗里透出昏黄的灯光。灯光下的小屋里,大多是同一版本的场景——一家人围坐在一个大簸箩的周围,一个人坐着略高的小方凳,刺啦刺啦地擗(用一种名为“辘子”的工具

擗棒子),其他人或坐或跪,说说笑笑,哗啦哗啦地搓。这一场景就是搓棒子。

我家搓棒子的导演和主角是父亲,娘是舞台设计,我和哥哥姐姐们跑龙套。为了让我家的搓棒子节目演出特色,或者说让我和姐姐们这些跑龙套的不厌烦,娘和父亲真是煞费了苦心。

娘当天晚上将簸箩安放在炕中间,第二天晚上可能就改在了炕底下。不管簸箩在炕上还是炕下,地面都是扫了又扫,有时铺上一层纤维袋子,以防棒子粒儿到处乱蹦不好收拾。另外,座次也要听从娘的安排,簸箩在炕上时,父亲坐最里面,他的背后就是窗台,窗台也是他的凳子。父亲左边是哥,右边是我,娘在父亲对面,大姐在左,二姐在右。若是簸箩在炕下,父亲坐在北面,他背后是墙,娘仍在父亲对面,她背后是炕。

娘将舞台设计好后,不用锣钹,只一声吆喝搓棒子!我家的戏就开演了。

父亲和娘自不必说,他们是演得最默契的,父亲唰唰几下就擗好一个棒子,不大一会儿辘子下面就堆满了棒子粒儿。娘一边将父亲擗好的棒子粒儿匀给我和哥哥姐姐们,一边清理辘子下面的粒儿。清理利落了,她就铆足了劲搓。娘搓棒子动作很潇洒,双手握住擗好

乡村记事

的槌子一拧,棒子粒儿就稀里哗啦地下来了。娘和父亲做这些的时候,脸上始终挂着微笑。

但是,他们的乐观没有感染到我,一开始我试图学着娘的样子潇洒一下,可是棒子粒儿欺负我小,刚拧了三四个手心就红了,还很疼。于是,我就开始消极怠工,先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地往下抠,抠烦了又一个粒儿间隔一个粒儿地往下拽,拽得槌子上像一个个的牙窟窿。拽着拽着,唾沫虫就扑我身上了,上眼皮儿和下眼皮儿直掐架。娘看见了,对父亲说:“快给他们讲个笑话,一讲笑话就不困了。”父亲晃晃我的身子,笑道:“别睡了,别睡了,讲故事了。”一听说讲故事,我一下子又来了精气神儿,催促说:“爸爸快讲,爸爸快讲。”父亲说:“你手里别停活儿,我就讲。”我忘记了掌心丝丝拉拉的疼,认真搓起来。

父亲确实是个故事高手,他一会儿讲岳飞,一会儿讲张飞,一会儿讲万喜良和孟姜女,一会儿又讲他当年修河的故事。父亲讲着擗着,我们听着搓着,时间很快就跑过去了,晚上9点的时候,黄澄澄的棒子粒儿就装满了5个大纤维袋子。

回忆完那些往事,我的耳畔又飘荡起刚才那位长者的赞叹,“现在多好啊”。

人生感悟

秋色满院

刘国瑞



父亲的秋天,别有特色。

一到秋天,父亲的小院就热闹起来。

父亲平日里喜欢荷花弄草,每次回家,都会看到他在院里忙碌的身影。

当初离开老家在城里买房子的时候,父亲就一直想要个带院子的。他和母亲几乎跑遍了市里所有新盖的楼房,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如愿以偿。

小院不大,60平方米,硬化时父亲专门要求在靠西花墙留了一块空地。一到开春,又是翻土又是锄地,撒种、覆土、浇水、施肥,忙得不亦乐乎。1米宽3米长的空地上,先后种过茄子、豆角、黄瓜、西红柿、韭菜、香菜等,既美化环境,又充实了味蕾。有时吃不了,母亲就会给这家送点,那家送点。

南墙,父亲用装修剩下的长方木椽子,专门做了一拉溜三层的花架。花盆里栽满各种各样的应季的花,诸如迎春花、朱顶红、米兰、玉树、豆瓣绿、吊兰等。父亲的花随机性大,春夏秋冬四季开的都有。用父亲的话说,那才叫四季如春。

立了秋,天气渐渐凉爽,院里的几棵丝瓜像打了鸡血,发了疯地长,比夏天还要旺。丝瓜架上开满了黄色的花,嫩嫩的,像涂着一层粉。一只只蜜蜂、蝴蝶赶集似的。一会儿在这朵花上停下来,一会停在那朵花上。十几根修长的丝瓜蒂上坠着塑料袋,塑料袋里放在小砖块,风一来,摇摇晃晃,像秋千。

南墙下的花架上,父亲又换上了几盆不同颜色的松果菊、波斯菊、金光菊,细细的身子一个个顶着小脑袋。本该在五月份份开的十几棵朱顶红,让父亲侍弄得不知怎么花期竟滞了后。立了秋反而开得正盛,一个个吹着红喇叭,花团锦簇,火一样红。整个小院竟然丝毫不见秋的萧条,此情此景,让我不由想起刘禹锡《秋词》里的那句名诗: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

听母亲讲,父亲年轻时就喜欢花,老家的院子里花草不断,就是困难时期,家里也摆有花,原来时兴绢花、塑料花,父亲不喜欢。父亲原来养的花不是吊兰就是指甲花、鸡冠花,反正很不起眼。这几年退休后,花的品种越来越越,还时不时拿小本子做记录,什么花喜水,什么花耐旱,什么花喜钾肥,什么花喜磷肥,什么花喜阳,什么花耐阴等等,16开的小本子足足记了快一本。

付出终有回报,父亲养花的水平大幅提升。父亲的小院,一年四季,花开不断。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静静流淌的村庄

贺芋婷

载着侄子穿梭在田间小路,一排排玉米不断向身后驶过,青草的味道渗入每个毛孔,新鲜的气息扑面而来。“雨纷纷,旧故里草木深”,他随口而出的这句歌,把我的思绪也拉回了村庄的往日。

我出生在农村,村子不大,位置还算便利,村头的南边有火车经过,一道架桥而过的铁轨将村子与城市的界限划得泾渭分明。村头的北边是一条公路,路上来来往往的货车后叫嚣着飞扬的尘土。铁轨与公路之间就是我住的村子,被一条乡间路分成东西两边。

之前,都是砖砌起来的老房子,凸出一块凹进一块也是常有的事。遇上特别窄的胡同,还得侧着身子过,片片鱼鳞瓦不知为多少人遮风挡雨?袅袅炊烟升起最平常的烟火气,屋里有妈妈做的香飘满屋的饭菜和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家人们。

村口的石凳曾是邻里间经常端着饭碗围在一起吃饭的地方,妇人们说着村子里的鸡毛蒜皮。下了雨,胡同里变得格外泥泞,小伙伴们总喜欢穿着雨鞋一深一浅地走来走去,听到妈妈喊吃饭才肯回家。饭桌上总有隔壁大娘做的稀罕吃食,村里的人有着简单的邻里关系、简单的生活。

如今,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富裕了,平整的水泥路上跑着各式汽车,各家各户都有了维持生计的营生。除了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大家伙还做起了小买卖,村子里的妇人也开始走出家庭这方天地。

村里两边的门面房都变成了商铺,黄金酥脆的手工烧饼、各式包装华美的特产、飘着孜然味的烧烤店,不出村子就能买到日常所需要的东西。村子里的人们迎着时代的朝阳,把自己的小日子经营得热热闹闹。



花开诗旅

故乡的老井

杜九升

我常常怀念故乡的老井
那口几百年的老井啊
犹如一只清澈透明的眼睛
白天看太阳
晚上望星星
那是村里人生活的命脉
那是儿时我温暖的梦

母亲每天用那弱小的身躯
将一担担井水
摇摇晃晃挑到家中
点燃灶火
井水、野菜、红薯干
在铁锅里一起翻滚沸腾

当年我穿上军装
奔向军营
爹娘端起一碗老井的水为我壮行
儿啊,喝了它
骨头会变硬

故乡的老井啊
梦中的对话我能听懂
因为你是我今生今世
永远永远的不了情

【秋雨润书】

秋雨淋湿多少记忆,书页间记载了岁月印记。外面秋雨绵绵,而我正与书中的朋友倾心交谈。秋雨润书,像一溪清水流入心田,有雨无朋亦怡然,独坐窗下听雨读书。从润湿的文字中,可以读出诸多人生精彩的故事。

——周广玲

【阅读秋天】

秋天的尾页被寒露与霜降平分。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秋水连波,波上寒烟翠。秋沁出寒气,但那些胸怀梦想、不忘初心的人们,却始终终于秋天的诗行中跋涉,攀登。雁群更忙碌,它们担负着将秋天的书本寄给来春的重任,还顺带捎给冬天一个口信。

——刘平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又见炊烟】

炊烟,静谧且淡雅,似在等待着这久未归乡的游子。我情不自禁地跟随着它,去寻觅家的味道。每一个黄昏,村子里万家烟火的味道,和着饭菜的香味,流淌在每一条巷子,浸润着路人的心。不管离家多久,不管离家多远,那一缕炊烟,都来自熟悉的村庄,来自生你养你的土地……暖暖的,安恬的,踏实的。

——江利彬